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武林梵志卷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sub>臣</sub>李廷欽

編修<sub>臣</sub>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甸華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武林梵志卷九

明 吳之鯨 撰

古德機緣

自初祖折蘆五宗紹葉摩竭祇樹聖以地靈南嶽凡  
山地因人顯故塵外摩尼論中師子照映今昔武林  
為尊宿奧區金枝玉毫駕慈航於法海者不能殫記  
略舉所傳以光梵乘總之問等須提請同迦葉學山

仰峻挹海知深遺風在握其有興乎

靈隱寺

慧理法師西竺人東晉咸和初來武林見山巖秀麗建  
兩刹先靈鷲後以人衆不能容復建靈隱實二刹開始  
祖師初登山歎曰此吾天竺靈鷲之一不知何年飛來  
洞中舊有白猿呼之隨應人始信焉至今猶稱飛來峰  
云

寶達禪師不知何許人晦迹武林山住刹刹院因名刹

利禪師院中有印沙牀照佛鑑乃其遺跡往者浙江驚濤為害激射湖上諸山師憫之持誦秘咒累日一夜江濤中有玄冠朱衣偉人謂師曰弟子吳行人也憤心未雪師慈心為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浙之東岸沙漲數里後罔知所終

守直律師字堅道錢塘人姓范齊信安太守瑄之八葉孫詣蘇州支硎圓公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為戒之驗也立願誦華嚴經還於

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尚炯炯然如在握開元間有制舉請證明隸大林寺後移籍武林靈隱峰大厯五年三月告衆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心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白日安可得乎乃寂徒清晝著塔銘

道標侍者姓秦富春人七歲時有僧摩其頂曰此子目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遂出家事靈隱白雲峰海公至德二年奉詔通經為比丘標中首選得度勅

住天竺與清畫靈澈齊名李吉甫韋皋孟簡皆心交塵  
外分翠林中長慶三年入寂

皎然侍者名清畫姓謝長城人康樂十世孫幼負異才  
受戒於靈隱戒壇事守直律師文章雋麗品藻神雋當  
時號為釋門偉器後博訪名山晚入杼峰獨處絕去詩  
詠孤松片雲禪坐相對永貞初年終

鑑空法師姓齊名佐吳郡人少貧困元和初遊錢塘年  
四十五矣屬歲荒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餒甚不前因

卧雪悲吟俄有梵僧顧之笑曰秀才法師旅遊滋味足  
未空不省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同德寺乎子應為  
饑火所燒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食之乃知空食  
棗頃刻乃悟同德寺事如昨日焉因涕泣歷問當時雲  
水五人惟公得解脫獨某脩福不完坐於饑凍僧曰由  
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  
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宜然乃  
探囊取一鑑曰要知貴賤修短佛法興替宜一鑑焉空



照久之了然默記遂投靈隱出家受具足戒後行高節  
苦太和元年遇河東柳埕說其由又曰我生世七十有  
七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乃索筆題數  
行于經藏北垣曰興一沙哀恒河沙兔而置犬而擎牛  
虎相交與角才寶檀終不滅其華後周遊名山未卜所  
終

道齊尊師姓趙錢塘人幼入庠序經籍淹通偶見僧分  
衛諷淨名經冥然喜之往定水從師剃染投靈隱學華

嚴經義於天竺寺脩習禪定靈隱山有石窟齋于中坐  
忽巨蟒矯首唵呀為吞噬之狀怡然不動復有虎豹近  
于石室羣虎時時馴擾又山頂乏水以錫杖刺地清泉  
迸流足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者請講華嚴經  
時嚴冬飛雪忽生花二本狀若芙蓉熠燿光發觀者嗟  
歎後終于山室

韜光禪師西蜀人穆宗時卓錫靈隱巢居塢白樂天嘗  
以詩招之曰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到家瀝泉澄菖粉洗

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  
命師來伴食齋罷  
一甌茶師不赴  
荅詩曰  
山僧野性好林泉  
每向巖阿枕  
石眠  
不解栽松陪玉勒  
惟能引水種金蓮  
白雲乍可來  
青嶂明月難教下  
碧天  
城市不堪飛錫去  
恐妨鶯轉翠樓前

智一尊師居靈隱山半峰  
精守戒範而善長嘯  
牽曳其聲  
杳入雲際如吹笳  
葉若揭遊絲徐舉  
徐揚載鳴載咽  
颼颼淒切聽者悲涼  
謂之哀松  
梵澗邊養一白猿  
有時

不還一乃吮吻張喉林木震響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  
猿梵稱為猿父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衆僧齋訖斂生  
飯送猿臺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羣猿競至有好事者往  
往從而施之故今有飯猿臺洎唐武宗廢教寺廢不詳  
所終

靈隱清聳禪師福清人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  
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  
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菴節度使錢億執師

禮事之忠懿王命于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  
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住汝前還見麼  
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  
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得法於洞山曉聰夜則頂  
戴觀世音像誦其號必滿十萬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  
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  
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靈隱山永安蘭若著禪門

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宋仁宗覽之嘉歎行  
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大師宰相韓琦  
大參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還山至熙寧五年六月  
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  
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有文集二十卷題曰鐔津  
集塔永安院

普慈禪師名幻旻宋慶厯八年住靈隱寺僧問蚌含未  
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

便捧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一日師見僧看經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德章禪師初住汴大相國寺慶厯中仁宗累詔師於延春閣化城殿問法寵遇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上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

金剛經疏 卷九  
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

蘊聰禪師住靈隱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即有僧云未審有箇甚麼師曰天台柳標子問古路重脩時如何師云平高就下

文勝禪師字慈濟婺州劉氏子住靈隱寺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嗣法弟子二十五人



雲知禪師名慈覺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

正童禪師字圓明住靈隱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延珊禪師字慧明住持靈隱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云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

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初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天聖三年章懿太后賜庄田令祝延仁宗聖壽至天聖八年師奏免所賜庄田糧稅有勅存寺至今賴之賜號禪定大師

重顯禪師字隱之遂寧人姓李參北塔祚公盡其道法  
將造錢唐值曾學士于淮南以書薦于珊禪師顯至靈  
隱浮沉衆中三載曾奉使歸訪師靈隱無識之者于淨  
頭寮舍物色得之曾詢薦書內之衣中珊竒之後住雪  
竇宗風大振有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銷  
磨貪生逐日滔滔去喚不回頭爭奈何皇祐四年七月  
七日示寂塔雪竇

慧溥禪師名圓智住靈隱上堂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

皎潔乃喝云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代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寂室禪師名慧光錢唐夏侯氏住靈隱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

真何須思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  
誰識瞿曇面

瞎堂禪師名慧遠姓彭眉山金流鎮人參圓悟法師悟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云待  
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仆於  
衆中良久曰吾夢覺矣自此機鋒峻利衆目為鐵舌遠  
安定郡王趙表之侍郎曾開知府葛剡皆受其法勅住  
靈隱賜號佛海開堂中使降香師拈香曰此一炷香一

鶴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為直嗣圓悟而云也孝宗  
留心空宗屢召師對御師以頌紀之曰鉢盂走馬向天  
庭漫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包盡帝都  
春嘗指面前花為佛草料又示僧一大藏教皆是惡口  
乾道七年正月旨令靈隱長老引見晦日召至選德殿  
三月七日復有旨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引見  
賜座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師于冷泉亭起  
居駕進至遇安堂一笑軒至文蘆室見師畫像上曰此

是畫的那個是真的師又手曰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  
福上大笑翌日恩錫直指堂印并御書聖贊匾額是年  
八月六日獨召入內觀堂延坐賜茶上曰前日睡中忽  
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對曰陛下問夢中  
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夢覺  
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  
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上曰夢幻既非且鐘聲  
從甚處起師曰從陛下問處起上復問前日在此閣靜

坐忽然思得不與萬法為侶朕從這裡有箇見處師曰  
陛下作麼生會上曰明鏡絕纖塵師奏曰一口吸盡西  
江水又如何上曰亦未嘗欠缺九年四月八日又宣入  
內觀堂問對師預示淳熙三年正月十五日遷化至期  
諸王卿相皆至師陞坐祝聖遂入方丈扃閉久之師舊  
蓄一猿頗馴因衣之命曰猿行至是衆窺窻隙並無聲  
歛惟見猿持卷侍側亟入師已化矣猿書乃辭世偈也  
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十日



顏色不變有御語集奏對錄行世

覺阿侍者日本國人滕氏通天台教善書與法弟金慶  
奮然航海而來參遠法師于靈隱後至長蘆江岸聞鼓  
聲大悟返靈隱述投機五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  
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  
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  
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  
踏着故田地倒裹幘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

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錮當場拋下破木杓豎拳  
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水泥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  
歸笛羅囉哩遠稱善後歸國

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淳祐四年詔住台州光孝寺師  
渡江而來上問古有浮笠而渡者可謂神通乎曰宗門  
不貴神通只貴眼正上悅勅住靈隱上問朕心與佛心  
是同是別光曰直下無第二人上曰恁麼則佛即是心  
心即是佛光曰離一切性即心離一切相即佛上又問

釋迦老子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皇  
情帝大悅賜號佛照嘉泰三年入寂有奏對錄行世  
誰庵禪師名了演福州人住靈隱上堂云面門拶破天  
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  
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唱下座

懶庵禪師名道樞四安人姓徐興隆初詔住靈隱上召  
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  
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替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

與道相應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  
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  
即上為首肯數四後退居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  
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  
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

最庵禪師名道印漢州人住持靈隱上堂云大雄山下  
虎南山驚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  
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云五五二十五擊破虛空

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云何甜者甜  
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  
公案師曰馬大師垂絲十尺意在深潭西關鬚百丈  
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關躍過禹  
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關底麼  
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  
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悅堂禪師名閻南康人周氏子至杭見淨慈栢山介石

室中舉栢子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常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古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他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居四載訣衆偈云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

竹田禪師號圓通靈隱僧常住金陵及鍾山諸處說法

元至順三年迎歸住持本寺金陵諸山送師疏曰在宋  
仁廟薦起袖公于圓通厥後孝宗特召拙菴于靈隱雖  
出處各欲行志而抑揚皆足扶宗及觀我師度越前古  
聲飛丹陛天竺莫抗其高風名躍金甌驚嶺有行于今  
日某語空衆妙機透重玄宗姓俱高與臨濟同出邢氏  
師資宿契喚雪峰萬福曾郎詔行江西三十年增高廬  
阜幾千仞道闢于奧與日月而爭光宗會其元猶河漢  
之無極方喜金陵之會遽為錢唐之歸與其領徒勘驗

諸方曷若據室大弘法施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繼承祖  
父兄箕裘一乘非一三乘非三掃空經律論露布如佛  
出世大衆霑恩

妙峰善禪師劉氏子世居彭城後徙吳興年十三即辭  
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覽輒了大  
意乃徧參諸大老時佛照唱道鄮山師往參禮以風幡  
話悟旨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  
起吾宗自是辯慧泉湧然不以此自足入匡廬妙高峰



下面壁坐十年身隱而名彌彰學者尊之曰妙峰禪師  
出世于台之慧因鴻福萬年諸刹退皋亭劉寺者又十  
餘年大略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巖  
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于  
關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  
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師  
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  
乎鄭公高之僧問如何是不入衆流句師曰烏龜鑽破

壁僧問如何是舉體無私句師曰百足馬中一頭驢僧云如何是瞬目揚眉句師曰花雨巖前石點頭僧云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紫薇花下紫薇郎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三十年後上堂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這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這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云久參高座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

也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所故將成九仞  
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上堂云談玄說妙事如麻添得時  
人眼裏花赤骨律窮挨得入潑浪潑賴是生涯懸羊頭  
賣狗肉喫私酒卧官街笑倒籬根破草鞋上堂舉雲門  
普說搬柴次乃拋下柴辦云一大藏教只說者箇師拈  
云雲門只見鑽頭利不見鑿頭方師善誘其徒未嘗厲  
聲色然一經指授輒心融神化充然皆有得將示寂澡  
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

里遂逝

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禪師因法華舉和尚相見話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和尚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趲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擗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師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擗趙州茶和梁山遠禪師十牛圖頌句法與

梁山相埒理趣超卓反有過馬一尋牛云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云枯木岩前差路多草窠裏輒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三見牛云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云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五牧牛云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曾犯着人苗稼來往空

勞背上人六騎牛還家云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桐角  
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似伯牙七忘牛存  
人云闌內無牛趁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閒行歌行樂無  
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云慚愧衆生界已  
空箇中消息若為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  
宗九返本還源云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  
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八鄧垂手云這  
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頰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

戶千門盡豁開

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烟雨屬誰家

松源崇岳禪師姓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故因以為號自幼卓犖不凡未嘗嬉戲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

首謁靈石妙公繼見大慧于徑山聞大慧稱蔣山華公  
為人徑捷即往參一夜舉狗子無佛性話有省即以叩  
應庵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  
庵厲聲一喝師便禮拜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其  
祝髮隆興二年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徧歷諸  
大老之門罕當其意入閩見木庵水公木庵一日舉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庵云琅琊道好一堆柴聾  
師云矢上加尖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



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為人者使博  
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  
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  
口不在古頭上後當自知及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  
隨答庵但微笑師切于道至忘寢食庵移蔣山華藏徑  
山皆從之會入室次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  
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  
上庵遷靈隱遂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吳郡澄照徙江

陰光孝無為治父番陽薦福四明香山蘇之虎邱慶元  
二年被旨補靈隱後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  
以大法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  
罔措跣趺而寂全身塔北高峰之原待制陸放翁銘其  
塔有曰吾師之語峻峭嶒嶸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  
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潮虎豹股栗屋  
瓦震墮如漢軍昆陽之戰可謂臨濟正宗應庵密庵之  
真子孫也放翁其知言者哉

笑庵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  
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睦州曰昨日栽  
茄子今日種冬瓜師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  
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高原祖泉禪師上堂舉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  
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  
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贈  
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場

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叠關山信脚遊

竹泉法林禪師別號了幻族姓黃台之寧海人依同邑  
法安太虛同禪師出家因舉睦州語有省白虛曰從生  
至死只是這箇不由別人也參原叟于中天竺叟問何  
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而前曰  
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尋俾侍者復  
掌藏鑰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  
曰將眼看叟豎起拳曰何不道將這箇看師曰放下拳

頭將甚麼看，微笑來。嶼在淨慈，招分半座。時竺原在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人天師之句。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托歡公請主浙江萬壽遷中天竺。至元四年，遷靈隱。宗風大振，順帝錫以金襴法衣。時寂照在徑山，父子同時唱道。五山人以為盛事。上堂云：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覓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

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叙通寒溫燒  
香叉手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定淆訛上堂舉僧  
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  
衫重七斤師云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這僧舌頭未  
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元宵上堂云今朝上元節  
雪霽見晴春梵剎燈千點長空月一輪鼓鐘喧靜夜歌  
管闌比隣總是圓通境何須別問津上堂云一大藏教

五千四十八卷頌也漸也權也實也偏也圓也只作一  
句道却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上堂云古杭管内靈隱  
名山肇建于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為第一祖今日  
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點管風燭便下座  
大龍翔席虛闕吉大夫遣幣聘師辭不赴使者三往返  
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強具疏請師仍領靈隱  
又居三年退處了幻庵至正十五年春感末疾二月二  
日集諸徒叙平生本末且誠之曰佛法下衰無甚于今

宜各努力吾世緣止于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  
空釘橛未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  
色不變全身寔于松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  
滿路見者歎異侍講學士黃公晉卿目見其事故自書  
塔銘序中

性原慧朗禪師幻隱別號也出台之黃巖項氏母陳氏  
師既長不甘俗處往依溫之寶冠東山魯公出家謁竺  
原道公於仙居紫籜山咨問心要不大省發去參徑山



原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此是三文  
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作  
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久之職侍者朝參夕  
究一旦黜髻育王雪竈招師掌藏教未幾出住鄞之五  
峰遷金峨洪武五年奉詔天下高僧建大齋會於鍾山師  
與徑山季潭俱與是選既竣事季潭奉旨住天界延師  
居第一座提綱舉要得表率叢林體又明年鎮江金山  
請師補處十一年升居靈隱學徒全集宗風大振上堂

云今朝閏五月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咏長歌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真人赤肉團等閒靠倒維摩詰佛涅槃日上堂云涅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為剝語諸人到這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床云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浴佛日上堂舉香巖和尚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衆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

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道住持事煩下座師始至  
經畫大雄寶殿僅一載即落成巍然山峙師室中垂語  
曰蓮華峰被蜉蝣食卻半邊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  
吞却壑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鬪額是第幾機  
罕有契之者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示滅

天鏡原澗禪師會稽倪氏幼從至大寺雪庭立公祝髮  
及受具遂往杭之集慶從濟天岸學止觀一日師自謂  
從上諸老多由教入禪吾亦究別傳之旨乎登華頂參

無見覩又如玉肌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  
徑山原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予欲了已躬事  
往見勿後師遂參叟于不動軒入門叟震威一喝師不  
覺汗流浹背即禮三拜已而俾居侍司繼掌記室尋遊  
金陵見笑隱于龍翔上江西禮諸祖塔像過臨川訪虞  
文靖公道話契合延師度夏為作斷江塔銘櫟隱軒銘  
至正丙申出世邑之長慶遷天衣洪武五年設廣薦法  
會于鍾山詔天下名尊宿輪座說法師預焉九年冬杭

慈光率諸山請居靈隱師辭再四僉曰而祖佛照妙峰  
而父寂照而兄了幻皆說法靈隱于今振隆緒提宏綱  
捨和尚其誰哉師幡然而起上堂云即心即佛嘉州牛  
弊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  
人灸猪左膊上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  
殘春上堂云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  
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云大鵬展翅蓋十  
洲籬邊燕雀空啾啾

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居蘇之報恩慧日承天  
萬壽至靈隱上堂云目前雨餘山色翠座間風暖鳥聲  
喧拍禪床一下云堪笑老翦無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  
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林云東村王老  
夜燒錢師云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裏泥團  
上堂云極目千峰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真人  
一向草宿露眠啞三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守仁禪師號一初富春人靈隱僧從楊廉夫張伯雨遊

能詩書法遒勁其題石蟹泉詩曰神鰲驅水到禪家清  
出龍泓味更佳晴帶浦雲穿曉斷暗隨山雨走寒沙玉  
臍圓映波心月瓊沫香浮沼面花擬待春風招社客焚  
香來試九溪茶一初有志事業不偶為僧嘗言我輩從  
事文墨非以廢道蓋有不得已也在京賦翡翠詩云見  
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  
得秋林淨處棲此詩為太祖所見怒而罪之洪武間徵  
授僧錄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淨慈寺

五代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  
眼眼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  
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  
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  
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  
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  
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



曰從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觀金銀合雜朱紫  
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  
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  
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  
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  
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  
入寺何昭應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  
五百衆上堂云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

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  
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  
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  
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  
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  
甚麼百鳥啣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為甚麼不啣華  
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謂今日問達磨  
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

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  
覲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  
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  
亦且置請師不荅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  
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參次師指香爐曰汝  
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  
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  
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

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歸心佛乘  
既冠不如葷日惟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六句悉誦  
感羣羊跪聽年一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  
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  
志遂禮翠巖為師執勞供象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  
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習

定有鳥類斥鷃巢于衣襟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  
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大興佛事  
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巖萬  
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  
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  
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  
雲深處坐禪僧建隆元年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  
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

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  
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  
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  
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  
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  
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

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  
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  
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  
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  
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  
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  
裟紫水精珠金澡瓶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  
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

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焉

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  
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  
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霸利何須亂道乃曰大  
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  
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辨白得  
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為何事師曰  
驗取曰此意何如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麼則成造次



也師曰休亂道

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厚  
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  
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  
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  
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  
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  
悟一日室中間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

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  
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永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  
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  
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  
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  
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  
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  
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

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脩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霸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

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

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  
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  
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  
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  
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  
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  
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  
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

方似地古貌校層丈夫意氣趯到須彌踏翻海水帝釋  
與龍王無着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  
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  
于蘇之霧巖

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皆  
官於潁遂為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  
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  
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

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  
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  
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  
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  
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  
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  
上來請師一着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  
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

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曰且饒一着問百尺竿頭如何  
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  
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  
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  
逼塞虛空無處迴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  
鼻擲拄杖下座

音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  
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



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齧嚼師竊喜之直造謁  
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  
從前所得底一時拋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  
一株花如夢相似點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  
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  
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薦被攔胸  
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蘗  
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

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  
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  
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  
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  
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  
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  
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卮庵先師道坐佛床斫佛  
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

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  
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  
諸佛無中說有蘭蕩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  
採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  
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炯  
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  
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傳大士一  
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

獲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為甚瞋人入獲  
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  
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駟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  
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  
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  
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  
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

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頃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  
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  
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於西華閱數稔勅居  
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  
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  
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  
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  
塵中出没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

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  
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  
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  
是自己光為甚麼東毘提河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  
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  
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  
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  
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

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  
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  
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  
路觸着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  
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  
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  
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陷喙不隨處埋身  
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

日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  
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碍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  
處履踐同城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  
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敲骨打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  
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  
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



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  
肇常平日問道于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  
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  
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  
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焉

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參雪峰慧照  
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  
無迹更無藏脫體無衣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

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  
夏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  
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  
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  
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  
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嶸  
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  
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

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  
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在盡十方世界自  
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  
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  
人怎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癢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管  
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  
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

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  
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  
頃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  
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  
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  
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  
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  
他尋性地閒閒耀古今戶內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水

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  
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  
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止觀婆羅門且  
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住去衲被蒙頭萬事休此  
話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  
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恁麼野老不知堯舜力  
葵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

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暈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  
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  
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  
籠嶽頂終不露崔巍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鯢鯨  
無羽翼今日親從為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  
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  
人縫上堂皮膚脱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  
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

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  
分頂後光智昇却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曲新豐  
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  
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  
難明瑠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  
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  
夜穿雲入市廛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

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頭麼天地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覺塔石



混源曇密禪師大參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  
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人閩流  
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資福偶舉  
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  
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  
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  
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  
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

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  
成話靶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訂說分時有僧出的能  
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頸上著枷脚  
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  
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  
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  
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  
平地攬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

示寂塔于本山

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  
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  
拈拄杖曰遠是麼古篆不成文飛白難同體從本自分  
明何須重持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  
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  
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慈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

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耐他  
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為祖師出氣的麼出來和你一  
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特已者  
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  
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  
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未幾謁懶菴於  
雲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

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條然契悟作禮曰不因  
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  
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  
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  
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鋦全身蠲脫猶涉泥水  
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  
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  
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

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嘗當頭道着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石田禪師名法黑眉山彭氏子參破菴祖先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

柴頭破菴陰可之端平二年奉詔靈隱住持淳祐甲辰  
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  
末松柏十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  
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退歸寶壽趣辦終  
焉春秋七十有五臘五十有三塔全身於院之後山師  
貌古性直音韻朗暢累遷望剎閱三十有二年樽節足  
用審量計功雖大有興造一毫不以干人而人咸樂施  
師見他處化者驚俟狐探咨且嚙囁直鄙且賤之而土

木金碧在處成就焉

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家子母陳氏世業儒疎眉秀目  
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  
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參浙翁于天童針  
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于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一  
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  
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啟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  
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



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所至革弊支  
傾廣容徒衆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一十  
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  
着師云森羅萬象明闇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  
不知只為貪程太速上堂揚岐眼中睛臨濟頂中髓一  
不成二不是點着不來白雲萬里佛成道上堂錯錯六  
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  
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云劍去久矣切忌刻舟上堂雲門

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餒嬰兒黃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  
頭吃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大事為你不  
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  
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泥脫塹  
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灰有銷日虛空無盡時  
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  
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  
然築着磕着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合拄杖

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無烟撩  
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  
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渾淪無縫罅善財七日尋覓不  
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為通一線  
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禪牀一匝揮香桌一  
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  
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究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  
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

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  
五臘五十八

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靖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  
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葷葷殆  
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  
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洲大聖為甚  
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翁曰且得沒  
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

叅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即喝出師以書上  
又以頌呈末句云免教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是甚麼  
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容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  
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  
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  
補處遷杭之淨寺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歟餘逋券山積  
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轟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  
象俄示疾囑其徒為吾附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

師之意浴訖書偈而逝嘗讚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  
闕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  
山

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初見癡鈍室中垂語曰如何是  
佛師荅云爛東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咬着冰  
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害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又嘗作  
偈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及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  
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參我此一宗

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  
舉意即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  
汝三種互脩尅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首萬肢千掌轉見  
氣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千妄萬當  
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  
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  
着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晦機元熙禪師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

乃師族叔父聚宗族子弟教世典師與兄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遂從明公祝髮焉將遊方其母私具白金為裝師憎財足喪志即善言辭之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頴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嘉禾楊喇勒智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



開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  
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  
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  
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棱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  
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徒扶  
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  
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  
令嚴不許蚤開闔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

流泉作琴古今無聞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二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熒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于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漫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請師辭不獲已而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與往來

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  
八十二於金鷄石下塋焉其弟子在杭者又分爪髮塔  
于淨慈西隱

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  
孝延福瑞巖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徑山  
凡歷住十刹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  
作布袴着畫地為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  
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

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僧云且道天子萬年作  
麼是師曰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僧云且得九州四  
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到上堂春風如月春  
雨如骨衲僧門下何用叨叨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  
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  
若道是一為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為甚麼天  
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裡緇素得出還你草鞋錢不然但  
願來年蠶麥熟羅暎羅兒與一文結夏上堂有一人曰

銷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認得若有人認得許  
伊日銷萬兩黃金上堂二林初無門戶與人近傍亦不  
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  
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未如之何上堂舉松源  
師祖臨示寂告衆云久參兄弟止路上行者有只不能  
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鷲峰老大  
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在淨慈  
入院日問荅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

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  
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  
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  
絹一百疋開堂安衆其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

斷橋妙倫禪師天台黃巖徐氏子母劉氏夢月而孕十  
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于瑞巖聞麻三斤之  
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吾口訥耳聵不若把  
本修行日以誦經為業忽閱楞伽于雲居見山堂至蚊

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辨事頃然有省曰趙州栢樹子  
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于雪竇準以狗子  
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  
乎準以真淨所頌答之即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  
下於是始脫然矣準移育王雙徑皆以師從俾分座出  
世祇園遷瑞巖國清至淨慈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  
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  
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薦拈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

口石人蹲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  
劍上安一柄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  
花叢裡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  
懷無奈舊愁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  
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  
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舉達觀  
頴禪師示衆云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  
在甚麼處自唱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



師云喚七佛為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  
路及乎自唱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  
大衆要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遍園  
林百樣花將終與衆入室罷索筆作詩辭諸山及魏國  
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  
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

北礪居簡禪師字敬叟潼川龍氏世業儒資質穎異幼  
見佛書必端坐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

參別峰塗毒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所菴語有省遽  
往育王見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一時社中  
耆碩忘年與交走江西訪諸祖遺蹟瑩仲溫嘗掌大慧  
之記菴于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師議論大奇  
之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篔付之師異焉久之出世台之  
般若遷報恩英衲爭附儒碩竹巖錢公水心葉公莫不  
推重大參真西山時為江東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  
辭乃于飛來峰北礪掃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

以北礪稱之起應雲之鐵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  
慧日湖之道場奉旨遷淨慈所至道化大行垂老不倦  
槌拂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  
智弊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理本來無位次何用強  
安排上堂雲巖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  
龍蟠趙州除二時粥飯外不雜用心兔子何曾離得窟  
鑄成錢硯欲磨穿還他萬里功名骨上堂先佛照道棒  
頭撥着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北礪則不然棒頭撥

著活衲僧正法眼藏五解冰消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  
別嘗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  
付與春風篆煙一縷聞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闌一室  
以居名曰薤室作賦以自見趙節齋奏師補處靈隱師  
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癡絕沖淳祐丙午春示疾三  
月二十八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  
字呼諸徒誡之曰時不待人以吾自勵吾世緣餘兩日  
耳至期昧爽索浴浴罷假寐然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

臘六十三塋全身于月堂昌禪師塔側遵治命也

笑翁妙堪禪師俗慈谿毛氏廣顙平頂骨氣清豪從野  
菴道欽受釋學依息菴觀于金山參松源岳於靈隱皆  
不昇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游山僧  
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撼用曰  
此僧敢來這裏捋虎鬚俾參堂室中常示狗子無佛性  
話一日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打師應聲呈偈云大茶  
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領之即俾侍香

已而報恩約公至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遷金  
文移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  
律宗師與大御齊公議合十寺為大利築壇場命負毘  
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闕帥王公請居雪  
峰未幾詔住靈隱師厭逼近屠沽徹其廬揭闕飛來峰  
外以限喧寂衛王以大慈完美請開山及王薨師菴居  
上栢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  
史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不

可重違君命明年荆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  
以師號住持師謂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  
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  
翠岩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  
乃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上堂膏雨及時  
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晴遠水可憐育顰瘡痍人  
不識此方真教體上堂舉興化開堂三聖推出僧話頭  
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

異須知同日到天庭上堂舉汾陽示衆云識得拄杖子  
行脚事畢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  
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除書至大參趙  
公請主淨慈悲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  
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叙世契移頃書偈曰  
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搥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  
逝

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



潑潑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迷生寂  
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弣此翁凸箇肚矮雙足拖箇布  
袋十字街頭憨憨痴痴落落鬼鬼何似老龍牙手裏把  
柄破木杓上堂拈拂子畫一畫云伏羲發天地之秘未  
明者消息又點三點云瞿曇雲示圓寂之形未明者消息者  
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雲物擊拂子下座上堂  
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且道這一喝落  
在甚麼處若也得知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

也不知參退巡堂喫茶上堂過動鼓衆期聚耳同聞目  
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如此五月五是端午上堂  
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缺一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  
檠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  
不停滯貨

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  
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  
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云一

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  
有問育王古礪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  
飲者如何問取趙州送僧歸鳳山偈云鳳凰山下鳳凰  
兒文彩纔彰羽翼齊鍊網漫天攔不得歸心已在碧梧  
枝

退谷義雲禪師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意旨如何師云東斗西移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  
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叢疾

談過風呖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穀已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却拄杖即且置只如乎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什麼生喝一喝云若不同牀睡馬知被裏穿上堂舉首山拈竹篋示衆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等諸人喚作什麼葉縣近前掣竹篋拗作兩橛拋向階下却云是甚麼山云瞎縣便禮拜師云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介石明禪師上堂舉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衆纔

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  
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頌曰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  
枉弊羅山白飯來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讚師信筆  
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為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  
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  
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趁

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  
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菴拈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  
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  
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出孝子國  
伯有忠臣師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  
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纂修聯燈  
會要傳于叢林

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禪師參石頭和尚一日頭告衆

曰來日剡佛殿前草師頌曰石頭剡草驗英豪惜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潛庵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鏑喪却窮性命

大用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成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題

世尊出山相偈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  
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偈曰雲遮劒  
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  
過甕為鐘

無極觀禪師出山佛贊曰王宮不住箇痴呆半夜逾城  
真恠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石林行輩禪師初住安吉上方升思溪法寶隆興黃龍  
吳郡承天至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國風清垂手紅塵



千峰日出纔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  
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云佛滅二  
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輩今於苕霅盡頭鼓鐘清處顯  
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云謹白上堂山靜課花  
蜂股重林空含籜笋肌明倚闌不覺成痴兀又得黃鸝  
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三十何故為他不合隨  
聲逐色上堂水鄉水濶地多濕六月花蚊嘴如鍊夜半  
起來笑不徹煩惱不徹作什麼床頭一柄扇無端又打

折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乃搖拂子云與這箇相去  
多少擲拂子云洎合亭因長至上堂雪峰輓毬禾山打  
鼓祕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喝一喝下座師室中垂示云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  
上座者皮袋向甚處着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是  
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  
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的出來道既透得過因甚麼也  
難去明日來與你子細相看

石旣衍禪師上堂舉大顛和尚因韓文公問師春秋多少大顛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顛曰晝夜一百八師頌曰一串摩尼覷面當機賺卻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簡翁敬禪師上堂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覷面不相謾死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愚極慧禪師參石田於靈隱田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

舉十數箇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田云雪峰輞毬  
師侍在傍聳耳而聽驀然領悟衝口呈偈曰雲門念七  
雪峰輞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領之住北禪日謝劍  
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舉白雲師祖  
開堂拈香有云衆中衣鉢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  
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相賀又非一言半  
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為供養燒楓香是著菩提邊事燒  
黃熟是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猛熖一也要盡大地人知

道浙西管内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底是什麼香良久云不下閣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為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

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父茂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為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閩國王清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永終章遂莞爾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剎法乃去謁廣智於龍翔微露文彩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

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  
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噤不能答即  
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  
有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  
山勘辨之師應答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至  
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  
丞相達實公延主淨慈復請陞徑山僧問語是謗默是  
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猢猻上樹尾

連顛僧問云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云  
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嘗在途中不離家舍云如何是主中  
賓師云嘗在家舍不離途中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  
按鐻即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一日達實特穆爾承  
相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  
容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覲體相違師揭起  
簾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  
便供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着諸佛看

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線師云若教頻下泪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鑪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見識拈來數目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鑽敗壁鷄向五更啼洪武癸丑詔有道碩僧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能召對賜還穹窿山即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



雲山陰又分爪髮歸徑山于無等才禪師塔左瘞焉壽  
八十八臘五十一

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早年與及菴信行脚誓不歷  
職往江西見雪巖于仰山隨衆入室無所省發後歸仙  
里居人請住多福棄去游湖南主福巖尋還浙西見徑  
山雲峰入室有省峰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  
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卧榻  
夜則焚香燃燭安坐至旦率以為常又體所稟與人異

遇嚴寒則衣締綌大熱則衣繒絮以餘資建大明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叙平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寂

清溪泥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自分疆別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着也未良久云切忌踏著

宋南屏道臻法師傳四明法智之道初住金山龍游侍

讀吳公倅都聞師名華興教禪居請主之學者朋來師  
每講次會文集義貫穿始終浙西台學大振自南屏始  
嘗述二偈贊妙宗鈔曰佛許六郎辨蛭虵何不通知一  
不知二失西又失東三千若果成一切皆常樂蛭虵不  
究竟諸佛斷性惡後與淨覺岳公辨教門陳詞有司乞  
築高臺豎赤幡倣西竺聖師與外道角勝以幡標顯處  
義墮者斷首截舌縣之府尹桎而不從聞者凜然初吳  
公多於休沐請講盛服止閭外師未登座不輒入東坡

云與師語羣集有所遺忘師則應口誦之衮衮不休東坡辨才祭文云講有辨臻即謂師也崇寧中謚實相

宋道濟台州李氏子年十八赴考因過靈隱適瞎堂遠公開席其間濟以宿緣求度遂為沙門而舉止脫略與小乘執相諸僧忤乃訐其犯齋及不循律儀過遠批云法門廣大豈不能容一顛僧意以顛含真義而遠亦似知之惟庸衆之終不擇然也時德輝禪師住持淨慈與瞎堂為法伯仲一見而深器之周旋未幾一夕濟乘醉

亟稱無明發呀呀衆莫之悟而大火竟作殿宇忽成  
灰燼矣而輝隨其火化遺偈於磚有百十萬劫假非假  
等語獨濟預知其幾焉火後濟自為疏感太后為檀及  
神運栴梓以復古刹其神異等事具如傳記於坐化說  
偈之碑并其身骨俱存本寺



武林梵志卷九